

高

陽

集

高陽集文卷之十八

高陽孫承宗稚細著

門人茅元儀正生較

碑記

重修大隆興寺碑

蓋聞聖人生而元功歸五岳之成帝業昌而景
福叶萬靈之貺故劍拔神治止皇解佩于山靈
夢繞赤蛇大佛開祥于長壽若夫丹陵瑤脩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下對成功鬱鬱蔥

葱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
龍蟠茂膺乎赤紀惟瞻命而享天心乃受圖而
醅神祐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通寶
筏翹地軸而履金繩手提日月于迷方力拔乾
坤于苦海誕靈縱虜苞囊函夏之光華接統膺
期概結方輿之雄秀泊八紘靖謐四極和寧洞
剖石牛舍開白馬故中都有大龍興寺者昭龍
興也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日畿
三天握籥于橫衿八部畫圖于指掌爰憑鳳麓

壽僊臺驚華蜚翥鳳之區虬鉢下潛龍之境引
太虛于玄鍵遠蒸萬國之雲烟盪元氣于丹楹
近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諧幽贊技殫絕羣啓闢
濠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于休哉紺宇薦
璧于譙臺玄房佐祉于岐豐矣迨我英宗睿
皇帝闢紫極以登三重戡駿業孝宗敬皇帝
繼黃離而乘六丕壘鴻恩睠龍象于炎崑渙綵
綸于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頓麗銀庭蓋念
五鳳七麟曾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歲或遊魂

夢于故鄉而物力尚饒周澤方溥故能起雷霆
于指顧回螭蛇于騰飛千楫萬拱俄盈既燼之
墟龍髮螺文復見維新之象無何勝地不啻劫
灰再燿祇樹香沉于幻鳥率陀影散于空花四
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華葉爛毒龍沉舍
衛之城由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禩則詹御史事
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圖之大殿甫
成羣工未輯丹雘雖勤藩垣未具又二十年而
庭前茂草法燧殘僧于時則張郡丞大孝從董

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以馬郡丞協綜焉謀愈
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年大開學路于明幽共
唱慈風于法俗飾鳩竹馬驚香闕以披華玉縵
珠纓望鸚林而布地由是續往因于未斷合大
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以崢嶸八龍忽涌星目
絢重廊而隱現兩鶴重飛鷺反促魚鱗增瓊垣
于下歲鶴軒疊鴈齒敞笏室于中燬蓋曬慧日
以耀昏衢癘法雲而清火宅爾其煥星幢于羽
衣裸魚梵于嵩呼曇變迎劍珮以凝華髮綵結

鞞纓而闐色踰踰陽馬之犧而恍趨規地受爰
風鳴之唄而疑接中天則嚴威儼若朝廷綢款
蕭于辟士若夫庭俯喬松廳含遠岫瓜剖華京
之浩穰蚪蹲湯沐之崇隆噴薄陰陽之氣于重
闕之年而斐斐窳遠餐揮川岳之精于方通之
侯而嘖嘖盈矜則峰標欲界之仙都天挺明神
之窟宅又若仰斗電之垂華拾天花于巫雨指
紫雲之異形競界線于金鋪赤宇第一山入徵
塵而不滅瑤文無盡藏綺劫石以靡窮又若

故里于新豐恭承桑梓攀遺于鼎燔愛永松
楸閱先帝之經營憶劍守維艱之會緬仁王
之貽翼追天人相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芑
二宗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
維明襲嘉而爾卜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熙
累洽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啓籥嘿契立局
後聖含靈陰扶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
袞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由斯以談祝釐之典爲文存樹之思未
大豈與夫撥屠耆之金供伊蘭之饌恣塵尾之
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哉至于妙慶羣品盡出幽
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能事姑不論焉
乃作頌曰

乾函萬籥坤軸九維靈氛葱苑嘉祉葳蕤崇因
効法上聖曆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鯨柱斯標
龍宮斯莫如鷲于嶺如鹿于芷花雨環縹影雲
照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千極皇皇

爲我祗園建艸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紫
于左荆汝于陽江流漫漫淮流漫漫孤山巉巉
鳳山翼翼是名淥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卓亦
非錫蓮花寶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
蒸蒸法力消我劫焚彤彤法宇食我德芬 列
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嘿軫人力二三
力臣式我觀盞奉宜睿謨還我赫赫神謀于舊
人謀于新詎曰力饒而醜國禔詎曰倖觀而重
國根以歸帝力以洽帝心智炬不然慈雲不飾

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則佻神武
聖慈乃見天則

重修觀音寺碑

余讀法華見佛告無盡意菩薩略謂觀音遊娑
婆世界現種種身處處爲諸衆生說法能揀護
娑婆世界諸衆生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
諸苦惱一心稱名卽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卽
入水不溺卽入火不焚卽入黑風羅刹不墮蓋
金剛三昧授自如來故慈力亦復如如來遂令
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始自佛身終至人非
人等皆以無作妙力自在成就夫無作妙力者

真淨智慧慈悲之性也真性見故不自觀音以
觀觀之夫不自觀音以觀觀之者離塵復性之
真觀也離塵復性則諸妄自脫故能令苦惱衆
生蒙我真觀卽時解脫而不焚不溺不墮盖况
覺爲火聞聽爲水一心稱名萬念歸一故見覺
旋則離火塵聞聽旋則離水塵幻塵旣離真性
斯復故煩惱不焚于火宅貪愛不波于情海又
何漂墮而懼羅刹之難乎總之體合心心合氣
氣合神神合無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遠在

八荒邇在眉睫來于我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
我七竅手足所覺五臟六腑心慮所知其自知
而已世人不能卽身釋慮遂至離身求觀妄謂
稱七日而難免誦千周而身全豈其然乎然性
說難覺福田利益易入世人認迷爲真且尸而
祝之幾遍娑婆世界蓋妄希稱名解脫以懺生
平而達人開土亦或藉其法以宣慈和而動所
不忍且或令悍者馴狡者慈蒙者發其覆卽居
士身尚以簾緝之餘爲禱禱于國家則其尸祝

一念可知也高陽齊公彥戎以居士身佐比丘
惠祿學况績而成祠以供觀音跡其心尊其置
人于焚于溺于漂墮者而浸假化身爲宰官其
利益寧有量乎寺經始于隆慶庚午仲秋訖工
于辛未仲夏越三十年而其嗣君大鴻臚敬才
始托其先志而勒之珉余固有感于是時物力
饒而能以其餘它及也蓋隆萬之際寓內宴如
能飽益一切衆生克滿其願如清涼地能清一
切諸渴乏者故一切衆生之得時如寒得火如

裸得衣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買得海而大爐
之焰不燻大陸之波不揚大宇之黑風漂墮不
遭蓋國家仁恩澤沛德教翔洽其明見仁與則
普門徧炤而蔀屋繩樞亦若一心稱名而得度
一切諸苦故民間得以寬然有奇贏而成其普
濟之願然則是役也 至 上之賜也豈其以居
士身饒爲之乃居士而願不焚不溺不墮其念
可嘉也予其欲風宰官身冀世人無或循聲流
轉然于無作妙力遠矣歲辛丑予以計偕作是

記勒諸石又三年而閱其舛錯爲訂數言又四
年而磨且重鐫若夫屋以雲霄貌以金碧則有
籍者茲不具論其偈曰

迦葉何源

菩提何樹

一塵瞥起

六入膠固

風濤斯波

火輪斯炷

如來太子

乃睠中土

高謝四流

俯宏六度

臂色金光

髻光如霧

三十二應

百千萬靈

一心稱名

萬念同聚

解脫塵緣

妙明心愜

水火永離

風海不怖

如寒得衣

如饑得食

自在成就

此何以故

金剛三昧

同佛慈照

知見既滅

人情孰易

不自觀音

無纏罣住

幽谷空函

洪鐘虛鑄

有至斯嚮

無求不副

於昭我明

兼闢覺路

色界雖迷

希夷未什

抱樸觀空

函元歸素

重批玄津

更爲釋作

乃煥金姿

乃揚寶樹

八表慈雲

九乾并露

十身不毀

曼壽以護

勒此貞珉

萬年永固

保定府重修救賜忠祠碑

旌忠祠者明忠臣楊公祠也公家郡之容城名
繼盛字仲芳別號叔山嘉靖乙未進士歷司馬
員外郎會大將軍鴛至市議公力言謬不可繼
聞入貶臨洮無何誅鴛召還公公則極言大學
士嵩姦罪狀嵩主吏譏傳上刑會縣官欲論它
囚公不免其後七年嵩敗嵩子世蕃伏誅而嵩
寄食以死又三年而 莊皇帝奉遺詔褒錄諸
死諫者贈公太常少卿錄一子大學士無何用

言官言賜公謚謚忠愍更賜祠于郡額曰旌忠
其祠故歛盜無以風觀者王郡公鍾嵩議宅遷
未遽泊武郡公裴懿來乃相地得西園之墟衢
大其宇分塗于掖貌公南面鑄相嵩父子若鸞
以鐵反接北嚮跽有患者得隨所患杖之郡公
以不佞史爲公里人當有辭勒麗牲之石嗚呼
古稱燕趙多慷慨之士夫慷慨者或偶發于一
擊一不中且悔而一中已足以豪卽不悔于不
中若不中于中而慷慨亦復有善有不善公獨

于慷慨至 主上予再生而公竟死世比
公于殷帝之舍光謂公之功乃在一死夫人臣
委身于朝死職死言死亦其常獨其盡言于職
可不問織巨而言在職外則無敢瑣科于毛細
而謹圖其大當 肅皇帝傾心股肱而嵩得怙
主威熏轍天下一時福于踰踰而禍于謬謬公
自度壞天下惟嵩而非公誰言卽當其議馬市
于職一兵子蜡夔而大臣相視莫敢先發此又
非公誰爲言嗟乎兩逆憂在社稷而公以死言

故公之言卽不死亦足以功卽不用亦足以死
而况公用其死于言上用其言于死死且不朽
矣夫公脫負戴適鞞佩或自固不肯言及起貶
所孳風裁以傳其天地文理樂律兵甲之學卽
不言亦可以雍容皇路乃復慷慨不顧噐忌而
邀必至之禍于身至夢驚長樂之新封覘遠太
虛之浩氣抑何楚楚激烈也而公且肆之若飽
蓋生平志分自矢出松柏之上而一凌太岳之
以悟無窮國家二百年正氣所榮績持偶激

保定府太守嘉祥高公去思碑

予往入對平臺恭願 皇上固結天下人心仰
見天顏粹穆若有槩于下臣及下臣居東當悉
氛更驗人心之當固結蓋今天下悉在惠養元
元而靖諸氛獨諸氛急不得頓靖而徭賦繁興
故上苦憂慢下苦吏惡煩蓋屢歷詔書予以寬
大至今藩臬面飭之其懲婪除苛與一切治不
及烙者并下而親民大吏懼慢忘悉其賦取盈
罰取重簿書期會取速小民遂若苦煩苛而目

不睹寬大故吏治雅稱明辨而天下人心似猶
未結嗟乎漢詔以二千石共小民安危曾不深
念也東嘉高公以進士高第歷留曹視予郡風
規峻整而淵粹之氣如春旣收二十區筋絡皆
鞅于掌股而斤剖理解其亦若新乃筋線空挽
則承影含光其芒盡歛念師帥倚手長吏遂合
黃墨之綬綜檢規猷至燕見若轉檄輒推所當
否果其議便以民而及格卽引爲絜令既不執繩
墨約結亦不以罽駕弛繩必蓋遞接良廸共裨

亦玉其黃綬而下注飭之恤其襍應殊不以嘆
喋易許丞也時推擇乘時吏務取鈐略試如格
不得以屬不得以繫文吏好操切故武人胸則
戚施潛伏眇或激而爲髡公一切禮持之至品
騰文武行能則又識胸甲千疋織辨面垢于執
劫或類不可洗乃曰勸廉之駕不若解墨之組
也郡賦合田租口錢歲可五十萬公初爲兌解
期目不浣一鎰尋以州邑不便仍舊格而終不
浣一鎰故金穀掾無納嚮而州邑長吏爲節首

公遂且奉德意結我殫人蓋歲可留數什伯千
于小民合二十區質成不矯以嫌入不徇以勢
出諸長吏旣不令周內爲逢更不令鈞東中二
千石之贖蓋錯可貸斑可技拭其求生希懺閔
若列眉而終無敢有巧法翫郡有衛兵有府兵
有鄉兵其府兵有扞振之銳公選其銳時其食
飭其緘四應萑蒲而不爲擾合州邑鄉兵額可
三萬教長吏慰飭之料所備勿囂長吏議予絀
之曰有丘乃備有餉乃兵郡以軍餘克城

後以其身以緹議罷以惡議復公謂集無餉之
卒不足與守而且苦卒不若計餉而後計守衛
之也百六十餘區不下五千餘頃其本折邑屬
之衛弁武太守衷懿諭其厲且速也請屬之有
司而武吏諱欲復公力持不可而罷郡以七州
邑寄同牧以十三州邑供同俵公如法以官市
而盡祛其痛其它應聲之征若津糧亦復從倚
郭以官糴而歲可甦中產百餘家即十驛五進
官總之盡絕耗溢而額需歲可十萬槩不異入

出而吏手如洗念大警重仍飭二十區繕城堡
增井竈備器械先自郡城其修橋梁罷稅課章
行戶平量衡恤糶獨要以表百城而冗及鴛雍
細及睚眦無一不入大慈其于郡紳冕雅相爲
重而與廷尉不託邑予則子况風槩可掬也其
于端文學直以樸謹爲稱蓋蔣翁任童隨俗磨
厲又嘗捐俸大 修學官以率長吏無慮不飭
我如礪以脫推顏者當是時二十區大吏式干
廉平以仰應大令而野無懸耜室無斷機卽漚

漢之徵四鄰晉東鄰瀛南逼恒陽獨不得闖入
于得備若二十區亦白九合徂伺牙孽為羣終
睥睨戈戟而不敢逞蓋烏攬鳳集非奇而鷓鴣
之會見馴雉隨鶴亦以行春故旱可雨饑可穰
政成而式歌且儻語曰大夏龍雀可以懷遠可
以柔邇公之所為大乎夫今天下俗吏之病不
在惡趨功令而在愚天下以功令之急乃至附
上行私更借下以罔上予觀漢神爵間吏務嚴
急至不奉恩詔獨外寬內明者令小民知上意

而安其寃明卒以大用由斯知朝廷有必不可
不舉之政百姓有必不可不念之苦歟民而逢
上抗公而邀民漢有已事矣公種種治狀總所
稱宣上澤以下寃求人瘼以上聞其斟酌于上
下直令天下曉然卜朝廷之寬大卽急需亦以
爲民以故事治民安上下交勉予不知治狀何
如漢更要以爲朝廷固結人心者公也公嘗之
白檀過予問政予謂公業以橐篋手捋真實心
則樹麾紫水作翰白檀平天下若斯矣公以

然公器望疑竊有瞻幹而不可愕徐
應之不焚其學不同世之餘而補世之不足外
究內明公可謂大臣矣公諱斗光號星垣山東
嘉祥人已未進士以癸酉冬傳兵寇雲以次年
七月紀其政其繼公視鄆事爲某地李公名縉
徵郡丞倅爲某某公某許公敏儒黃岡官公
撫極節推爲遼東張公國臣清苑張公若麒咸
樂觀其成蓋二十區人吏藉王孝廉東問記云

雄野王令公遺愛碑

課吏是唯小民安田里而無嘆嗟不費以
可愕之政然吏爲可喜可愕或易而令小
安田里無嘆嗟或難蓋地大賦繁易爲愕喜
而銷嘆嗟于繁劇之罷叱力乃什伯而不給雄
口易陽地也周宋嘗以益洋游口井稱雄關而
畜塘水限馬入我明乃在日月光際更以
北之達輪蹄輻輳且地饒中下而五方襍
生好闕其田不滋五千丁不滿四萬而賦

數曹掾或習爲黠長吏治簿書飭厨傳卽不可喜可愕而一登序閤方問怨讟又安問嘆

禹州王明府以世學治譜解禍于雄而如篤

決耻爲蟻趨予友馬孝廉數稱其視利若

也至則大要索民所嘆嗟未幾者時邑以

水舊道歲譁于水故蹇苦上決苦下

者其寧異罪塞于决也明府不乾部

鄰有特力疏于王河以漸

處于川伯竿下諸嬰人較相

尚假途失期不可問倘其結憑賦之口誣人一
頭矣明府一切按故事核名實諸涓人以公食
丞橫索每格不得行至破其楨出所詐冒白券
之蓋歲省千百備糈下行旅歲入之羨隸首
以中長吏長吏遂以自予故額縮罪額羨不罪
明府爲立平輸令自投諸楨而羨卽還之且行
其期會卽一失期爲再期不以詬租吏侵人之
故歲省千百庸口之錢于點胥于頃讀東
疑議有謂長吏出其羨可辨者因念州邑額

長吏或以羨實橐而日我宜然至應聲之征
索之粟傭而又攢靡曰苦明府以過稅之
補額稅盡察其爲百姓患苦者力奏罷之
以省千百金錢于推酷俗競而殘骨
也儒吏一聞鬪自殺輒不難破敵供証
而孤子者死相籍明府下令自殺勿坐時核
實反坐之意在銷豪寇甦蹈頓故擯可佩
馴其治小大之獄必以情無論曹掾禁不
正而無主先詞無主先贖卽諸貴人無敢

一涇乃公者蓋又歲培千百元命于讞廣雄以
首善漸磨帝澤而學殖也不治且落明府低徊
俎豆間久之爲大禁學宮月簡諸生高等胥課
之給筆札食餼而親第其甲乙卽間右俊民力
不受讀者立塾授之又爲復忠孝祀事廣厲風
尚不獨令坐該蟬簡也已念城當大河之濱旣
樂瓦濟通行李又議建浮圖以培風氣卽稅駕
于紙而倦倦以金遺明府豈其以地爲郵也者
斯雄人士所爲思明府乎明府種種猷念豈必

其可喜可愕乃小民庶幾安田里而無嘆嗟夫
小民安田里而無嘆嗟非有可嘉可愕也而豪
傑之才或諉誣而不能蓋豪傑擔任天下惟是
氣骨而膽能疆骨智能疆氣其銷天下豪傑之
膽智而靡其氣骨者惟利士一中于利將藉于
者重其爲地藉者乃輕故事至而左顧右眄
卒陷與諉誣而不敢任明府負豪傑之才視利
若染其身嘗爲世藉必不以世藉其身故瘳身
于罷昨而骨雖于膽氣疆于智凡俗吏嚙指巧

吏翹足明府直身任之而不辭又安在其可喜
可憐而又安在不可喜可憐也斯寧獨百里才
哉予以乙卯冬過維明府領予于郵稍及河渠
之政其勃然胸吞也明年予以休假而明府亦
以繁調予何敢以一夕知明府特稍從王孝廉
喬棟悉明府之大若曰是且禔雄之福禾艾也
因念如礪之地誼不敢謔黔晷其交口而讚者
必其心所同然其不然者卽日在宇下必不肯
爲阿而况後恩也明府卽以寶坻去而繼治者

且以政治殊不忘喻于魚藻也遂次其語于石
明府諱則古字某別號且茨河南禹州人登癸
丑進士其嘗知予郡有威惠曰鍾嵩公諱述古
者明府之兄也蓋公家棠蔭在燕趙云

高陽縣修城記

當圍人不戒。闖入爲紛。予旣奉詔居東而
畿南警報狎聞。羣心惶駭。于時兒輩同邑諸生
父老子弟佐故捐。李元治爲城守。捐貲飼鄉勇。
削火器。諸僭亂爲亂者。禁不得發。然城實土。搏
而跛羊。凌其上。難語守。會明年。月涇陽王明府
來登陴。而壘曰。其築斯城乎。下令清外隍。濶一
丈。有八尺。深及泉。漸破岸而齊之。城下得基。視
濶有加以其半。附土于城。而殺其上。合雉堞。而

止量社甲爲初報蚤竣者予朴衆疑之曰是當
以期日竣而蚤者外堅內浮也地之果然遂相
視登登有聲而莫敢謾告成如削池乃深壁乃
堅役方興而傍伺者不敢發矣又爲門四倍金
木之費于往穴其中之下可礮仍爲懸橋接樓
櫓爲垣高厚可城之半橋以木組環鐵爲卧則
方約起則重墉一時按部公多其略蓋舊築內
取土于岬而外有覆隍故外失其高內基日隆
而城日壞愁忤而類明府所低徊爲計也工興

于庚午二月再踰月而告成諸生齊光裕黃應
聘以士民之意來謁記予按城非顛頊之舊也
以洪武三年從舊城徙今封家嶽以天順四年
鄒平魯公能始爲城萬曆中滇南喬公繼科始
爲埤堦以磚晉陵錢公春始修葺築濬稱堅好
而九邑殫殘民力弗任且天下無大兵葦以爲
垣障而已嘉靖庚戌警警初以木爲柵遂童其
郊今已報報白溝警更嚴于庚戌城得明府
爲繕完而人心乃固魯公以來功未有烈于明

府者也予初應 詔入對天下大計首言都城
爲天下雄峻寧得窺其峽岬然固結人心爲天
下大計特反復明所以重人心以應問有 旨
亟稱善蓋有城則人心固有人心乃固此城故
曰衆心成城明府自隄令廉公有幹法所在如
山而慈煦于冬日往多不字于科而借應聲爲
交征明府獨捐例所自予者以予民而僉人所
愿有者以還民如邑馬之額不給于郵而舊所
自予可三之一明府盡破例以蘇民至廟學坊

亭若衙治酌力可爲而葺飾之曰過此則民重
勞也治內出廢井而其衆爲頌其泉觀人心矣
往盜入城而高春膏膏徒有駭歎撫諸良氓榜
掠之爲塞而牙查索失主錢幾千萬瓜分之明
府不獨靖邑盜又爲捕它盜至爲捕犖下之通
釋主上軫慮嗟乎予邑人心當惴鬱而憤如
積陰沉晦思得迅霆長風破此爲快所幸得明
府之明威亦旣攝不逞而心誓之乃一發而草
薶又能固結人心以大慈其建威銷萌爲神臯

屏翰天下而循吏得如公百立致太平而在餘
亂于城明府治狀不獨一城工而城其一云頃
有旨以捕大盜功敘錄明府且嚶鳴而上矣
予又惡不得請倘得投紱入里門尚與明府講
穰誕之法爲邑久計明府王姓諱者佐城申之
以鄉進士初視河南之葉縣上從吏民白其証
改視予邑其尉則雲鳳曲沃人署教諭則舉人
嚴恪長治人訓導則明經唐若虛成安人法得
並書

陽明先生集卷之十八

師帥而猶不牽于俗未有不欲天下

歸之者然土肥則力克

有之矣自得以緣飾俎豆敦說詩禮

為會不啻以而辨若夫殫瓦瘠土儉

力不供阜收而政歲蟬聯頰欲落大明

矣是何具假斐衛以空拳試公輸以痍木

也下而補學自改邑來且二百餘年而繼修者

亦皆以廢塗丹雘而麗牲方勒函席頌頌遂

陽明

水文

卷之十八

共

三堂綺金絲壁餘鼠蠹蓋李下之蹊不言而庭
中之草可鞠矣錢明府始視事輒低徊久之然
煩苛未捐瘡痍未起賦不恐有羨金詞不恐有
窮發而魚沸于渠蛙沉于竈三水薄城家無射
鼓之琴九旭通道人有濡首之厄兼之荏苒畫
簪行露宿野稀佩犢室紗織蚤曉乎民不安
作吏敢煩典明府于時百裔節物一意寧人一
之歲除苛政二之歲綜百維三之歲定經制道
一之歲漸沉澹災故乃防龍河架馬水徵瀆

無下里其于士也引恬抑躁優異惠貧肆有田
社有饒饋醕有儀簡束有桀以故獮夫起俞扁
之門曲士直繩墨之側然後鳩材集力詎日起
功卽期迫大擢而心勞經久蓋地多者難以補
且告成績寡者雖有興作終廢是以圖之三年
成之一日自殿堂廊廡門庭齊厨以至帷帳簾
簋之屬罔不撤舊圖新而前啓聖于二祠則又
崇尼山之脈而識絕爨今也于休哉基壤于難
因功同于甫翊矣夫吏土者輕遽廬重厨傳迂

無聖人之道何如近結要人之權而况卧轍
再歌禱有期尚猶不忘我人士而勤鄒魯之恩
我人士無忘聖人之道其敢忘明府而無忘明
府其敢忘聖人之道夫士生如礪扑不習拾級
頽不習撫席其自負以才者直揆藻拾華耳然
高陽氏之才乃在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當是時
蒼舒曠鼓功名才略爛然勛華而遠遠交讓至
與之天下不受士祭何便孝先之腹後桓生之
而况未涉風雲頓生宦况甫窺月露塵傲老

宿也夫見知佐光華之旦私淑登美富之堂
是明誠之目而定也夫子所惓惓旃屢者千秋學
脈始自吾鄉而且當彈冠振衣之會樸者近誠
穎者近明豈其若護屈于菜唯所蒼黃者予澤
髮登庠事幾今公矣當其兩相厭薄則學將落
于原伯較幾毀于然明乃若慕無請間庭無非
公而愛則慈父畏則神君無亦有引之繩斯材
置之溝斯窳者乎雖然祝輅則欲遠靡田則願
奢斯皆不緣功令不謀父兄而獨趨馳王路登

獲情田則入埴之璽尚假平傾鑿治之金間狎
陶鑄夫告之則頑是謂不明舍之則鬻是謂不
誠斯亦高陽氏所不才也才不才之間不可以
頓身而况鼓笥則炳炳麟麟踵堂則閭閻秩秩
明府爲大邑所難而吾黨不爲樂歲所易其何
以不愧才名也予觀古興學者雅不欲弄筆墨
徵利達而其大節在臣死忠子死孝夫忠孝非
明誠不立而許睢陽之古剗戶侯之肝尚芬彤
骨則夫率其樸與爲明率其穎與爲誠合明府

數年之論而後吾
鮮明誠之才將
在吾黨矣
黨無忘聖人之道也
乃其無忘明府明府
爲予
同年進士諱春號梅谷武進人

猗氏縣重修廟學記

予讀詩至曹風疾芻稂之見浸而愴念周京其
卒章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
之因嘆賢伯之功力能使宅邦土氓至于明王
同思而不知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郇之封乃在
今猗氏夫曹苦于侵刻而思郇意郇蓋勞心字
人捐去煩苛而無微怨于百姓又意其親佩父
兄光烈以浸被下土者既深且厚或又謂郇嘗
祀文于封也予惟漢人置邑不以郇顯而偏受

猶名至于今吏勞詎租更不稱猶將繭絲勞人
籍歎而曾不能膏雨芄芄耶抑弗曳弗婁尚守
唐風也予郡人賈令君治猗旣膏以雨載易其
風于是合廟學大修之其邑人衛叅知廉誦君
曰明府殆比因于剏明府謂令不誌祀不修文
其寧食下咽顧歲不登而率舉之爲飭耳乃謀
諸前論王君佐而覲畫于衿紳蓋相次輸者三
百金而明府且捐一歲俸爲倡于是以不佞廉
司人出而以張孝廉恭泊父老有心計者佐之

以鄭丞續之經始末而以金簿守賦王幕嘉徵
佐之以李翰啓計料勸工而以侯訓紹芳因訓
鳳鳴佐之廟則先大成殿次若門若廡若祠若
亭學則先明倫堂次若齋若樓而又易隙地以
廣促隘工以二月朔始以五月終竣且工以力
成而實以工食力也蓋匡困資無棄賫薄歛旣
給糶廩乃修宮牆春甫合而興文衿紳借而左
食則丁庸不擾勸法不名誼聯循畔之農信結
咫聞之士矣于是邑人王計部國瑚以其言來

問記不佞觀古先聖王立學則選其地之耆碩
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今天下共師孔子其道
旣與天下其之然而賢聖生于其地或所嘗臨
蒞者則又倍切親仰上或執所仰而格之爲易
從蓋習聞于長老之誦說而中有先人也郇伯
教文王之子同壘篋于武周而又嘗祀文王于
其地然則文不在茲乎予不爲諸君稱八士三
相而文王之文與天地爲昭者所爲歷武周而
及孔子也今君力修郇政無敢優刻其民而又

執郇之世學以狇邑邑卽不念令君亦不念其鄉之文平文之大在君臣父子之交不在同章第土之人習于頤之操術而富旣易豔于利而文之道閒武周以及孔子者方且與君言仁與臣言敬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則見爲迂濶而害于頤之術或又見世之誦法孔子者間侈田廬有頤心也博士之工詞章者漸卽于利夫官先事士先志耳今天下官事不修士志不立唯是利以爲相計獨廉吏可不扣于利乃能利天下

而消其鄙恡之心故士捐利而趨于誼夫捐利而趨于誼所以爲文者也而唯官與士先之不然卽用其地及東之人而今曾不能厭苞糴之欲于地予曷敢爲吏上者願之頓小人也以東之人來用其地遂以賢雄而今以土之人漸被聖賢乃不能畢義于朝廷而仰追唐風之良士予又曷敢爲士願之士勉矣修道如修學然闕可補竒可扶至其基壞棟傾非力除而大叛之不力除而大叛之詎謀利者任乎賈令君

予友也諱鈞字容甫號銜恤予郡清苑人與某
嗣君先後舉于鄉而獨以義檄視猗蓋有遠局
云

擬奉 詔撰重修都重二城功成碑記

我 成祖文皇帝奠鼎燕畿以建都城扼吭拊背維萬世之安我 世宗肅皇帝念生齒滋繁比廔溢郭重愆庚戌之役 詔從侍郎臣那瑞議築外郭于三門凡以固宇宅師尊宸極消奸萌也今一皇帝甲辰夏恒雨壞民廬舍無筭城有圯于是秋七月朔工尚書臣某以災異上聞若曰天不忘根本肆不輯于兩城而釁于兩夫衆心爲城外頽中陷是且有土崩之象將無彌

經其闕而固吾宇也其何變之能圖蓋時報地
者方三百丈未甚也又旬日雨溢渠計都城且
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
而埤堦亭舍不與于是臣某再以數上聞若曰
災不可玩備不可弛玩災弛備不可以寧是時
皇上方以帑金十萬理民廬舍疏入不卽問乃
臣某再以修葺上聞若曰刻期我惟築無寧狗
故嘗而不慮事以授豈其不秋防是虞若猶是
枕簟而不以聞也則少不遲卽剗戶而逸者四

走無際它其誰捍禦之其若掌故何定鼎來是
崩是壑有基勿壞方今千丈之瑕秋防之候卽
三旬而成尚虞窺乎况其平板榦稱畚築非卒
辦也而繕司困憊曾餼糧之不具則登登之築
無寧泄泄也于是 天子下其議停一切小修
若曰上天示儆恒雨壞垣尚亟修之固我保障
毋怠毋玩乃以繕部郎中臣某同員外郎臣某
寔專料理兩科臣某臺臣某實專巡察時以行
築者督其不勉者蓋以八月趨事明年某月告

成功日發丁男若干金錢若干 天子重念勞
人陞賞各有差且 詔臣某爲之記臣以爲城
以盛民也我 上先民居而後兩城其以鞏
皇圖綏蒸庶意深遠矣然威靈遐邇夷裔率服
方且極覆爲城極載爲池豈其介在藩籬是豈
芑之謀不藉爲大耳不然百家之聚尚勤藩垣
豈其根本天下而不以備然臣竊有警也昔我
肅皇帝議建永定外郭而難其守臣謂守在城
郭者危守在四夷者安守在民力者疎守在民

心者密今天下澆膏實之而罷力築之則民不
懋曠溢災之而築鑿苦之則天且若甚恐于民
夫民不堪將生心而天不恐或其未忘也我
皇上惕于生心而幸是未忘必且以祖宗之
德澤維法度而上爲百姓守法下且爲朝廷守
國頃所爲慎重而不輕用民意在斯乎夫慎重
而不輕用民先王之所以爲天下也臣謹稽首
頌首而爲之言銘曰

皇明御宇奄有萬方燕畿奠鼎撫背扼吭文經

武緯細大畢張是憑是式繫于苞桑泰有如彙
城有覆隍 天子曰吁其固我防乃度廣袤乃
察相翔司徒計賦乃芻乃糗司馬獻旅乃穀乃
揚司空鳩役乃飭乃獎萬雷奮萬雉雲長悅
以忘勞迄可大康 天子曰都惟爾衆襄詞臣
載筆俊蹟用章小臣稽首曰惟 帝光匪城不
易惟守未遑過城則傾恃城則亡於鑠 帝賚
比千金湯惟 帝念功無怠無荒億萬斯年民
悅無疆

洮河濟軍倉記

國家兵制有主有客而歲餉有運屯租以給主
兵有例發京運以給客兵顧京運以在朝廷之
度支而脫巾是懇卽度支不得不時請而一入
塞則客兵爲橐中裝乃屯租旣多詭沒而郡邑
習撫字之虛聲又輒以逋負見風裁故民運難
而主兵時苦不給然水旱爲虐卽客兵之橐亦
不足實枵腹而主與客兩病故常平之遺不獨
可行郡邑而裔土戍卒更急也洮河倅徐君始

爲濟軍倉于洮其法以贖緩之羨與給公之羨
爲糴資而歲豐則居積以待歲歉則平出以給
仍留其位以爲資此不獨主兵無歲乏卽容兵
有荒乏之需蓋巡道荆公嘗試于朔方而徐君
能析心計仰承之以再試之洮河公且檄河倉
羨地爲別貯而益出節省之羨爲資洎臨洮蘭
州相繼立庾而三衛主客之兵始寬然有技石
超距之氣然則由此言之九邊可庾也而獨三
衛乎不佞嘗謂一方之產卽可給一方而患在

吏土者不盡以遺民卽有廉吏亦徒畢目前之
局而妨事端之始故地方千百里水旱輒扼腕
而仰內帑夫當其事非不致憾于前人而事過
則爲盍且之計不復計後人之無措嗟乎天下
而如洮河之法憂饑民哉然常平社倉世習聞
之而無一效非無法也上有意而下不能承旣
認指爲日下有竒而上不能析則又時掣其肘
也故天下事其始而成之必上與下兩得而一
再傳則繼之難其人至下爲蒙端而上爲道旁

之舍卽幸而繼之人又相得也然法久弊生有
浚于入而稍其入之羨爲授者苦有尅于出而
積其出之羨爲受者苦且風雨之澀濕盤詰之
供億力則出卑弱之家粟則入豪強之腹甚而
漁于官賈其禍于吏又甚而漁于吏賈其禍于
官又甚而漁于官若吏而賈其禍于民則法始
與人交相爲瘡譬之建浮圖者願爲新不爲舊
曰舊不如新之福利大也而修舊者又緣爲生
利而徒愚其衆嗟乎守法者而無爲世人之澤

圖也利遠矣徐君來聞詔遂習以告後之守洪
河者

周令公重修橫堤記

北之河九而滙于蒲陰者三日滋曰澹曰沙歲
領秋漲逕博陵歷蠡吾入于邑距城南可三里
而從岸瞰城如眺盆盎一不戒則彈丸宛在水
中其毀民田廬遂以波及于濡其一時倉粟號
呼不翅兵荒而異時訴租追逋塗葦溝瘠姑無
問蓋王弇州行部予邑曾從吏民號暉中其
寓書中丞真予邑監門圖也今 上丁丑則維
揚冒令公守愚徧河東西爲堤且力請于 上

得坊邑以南曰橫堤起延福迄塔兒頭可七里
許又三十年晉陵錢令公春績爲堤可三里許
遂及于留祥左其後河益壅溢益且遠深蓋庚辛
壬癸水溢者再于時清源周令公之藩旣身從
畚耜泥淖脫民于魚復傾橐而催役大築之日
備二十有奇凡八日而竣備可二十千費制泉
七十千有奇計當中金伯蓋三老洎諸備咸曰
明府不難出俸錢食我備我吾儕其敢念四吏
不力千役假令以調起丁傭當十倍其費而堅

厚不復如法是役也力省而成速功堅而民逸
無問城無魚沸室無蛙沉而留七十萬錢于民
間亦足以起翳桑敦望杏予始嘆廉吏可爲也
廉吏饒瞻知恥帑藏秋毫皆可爲民用而不自
爲用故不復攢糜于不可爲夫周令公飲高陽
一盃水耳俸入幾何且以治坊予澡髮事幾令
公其強力有爲若冒若錢無不廉智如公然予
觀公精敏雖和當惚劇道如也蓋有遠局焉向
從公于風雨蟻螻中人真見其懇惻怛非復

世人翬然噉名者殆廉吏也仁人也弇州之述
民言曰旁邑踵困無所移食乃或曰可活變也
嗟呼昔謂民之于仁也甚于水予謂民之于不
仁也亦甚于水乃從闔邑之請勒其事于珉而
告後來者曰廉吏爲仁人云

武強縣重修漢前將軍關公祠記

漢有死義之臣曰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州事
漢壽亭侯謚壯繆關公羽古忠臣龍逢裔孫也
章鄉之難子平死漢亡孫彝又死豈忠義之苗
裔遠與何代多義烈也嘗侯起草澤始事蓋在
幽薊而又嘗依公孫于冀故燕冀之人往往能
道侯與張車騎飛佐昭烈之雄風而武強又用
武之國多韎韐君子卽士人雅負朔氣且其地
北走涿鹿南望白馬則從龍馘蚩之故墟東跨

冀平西接中山又恍見司馬部曲而張蘇之俠
氣猶存故壯繆祠無問轍跡至不至而此更爲
顯赫其倚郭而據子午之衝有祠隘于民廬而
侯生某始損其居益之某乃以衆釀鳩其成而
問記予以爲天地精英之氣分之百千萬億以
滿此宇宙而間聚之一二賢豪以撐拄其顛瀾
而扶持其破壞幸而世盡其用則英氣散爲勛
勞而萬物各歸其分其人亦復舒和而就于平
卽不幸而不盡其用然用不盡正若用而或有

所私與夫賫志以歿而不戕于眇眇未忘之人
則其氣亦且時聚時散而不必常留于天地唯
是志嗑旣燼之炎誓與死生而爲林之沒未星
西州之懷不竟其名爲賊而貉視者方欲草雉
而禽斯之而反駢首其人故一腔孤憤散在百
千萬億之人心而卽合百千萬億以縉之爲明
神其俯視此百千萬億中有復知狐如鯨不異
曩時者不草薶而禽散之不出百世而下靜
庸易擲面背易辭生死易交成敗易志平生詡

謂而趨熱反覆者往往遭所譴誅若迅霆之不
測而世之福于善禍于惡者無慮不神是屬夫
神豈必龍旂火馬鞞磔磔如戟無亦百千萬億
有侯之心爾嘗觀世人患難而恍見其凜凜生
面亦或居平而逢呵怒若不容將無隱衷不愧
且燭而慙德實比于貉與蓋侯之論心曰心在
人之內日在天之上夫日明則金節赤旂日曠
則天兵鬼斧故曰日在天之上者普照萬方然
則忠義在人心而獨祈向于侯侯尚猶用百千

萬億之心也武遂固多義烈倘回炤其心以悉
侯之心乎則請觀于日

山海關重修顯功廟記

昔在中山王徐武寧公佐我高皇帝百戰而有天下上開日月下奠河山當其定中原驅元于沙漠歸守燕薊者十餘年其規畫河山爲敝乃其藉河山險易濶狹短長近遠爲因蓋天地設河山之險以待經綸補湊而先篤一代理明合羣策力于四方又篤生佐運之豪傑以補河山之缺而佐聖明所爲裁成輔相以中還禮樂文章于一代之人心予閱關以東北山

南海向西北去可千百里而闔爲扼要一垣蜿蜒若蛟螭具兵家方員曲直銳之大略而三十里內外凡所用山盡可用奇初武寧經營遼薊以大寧護喜峰以遼護山海文皇帝予大寧而固守遼蓋無遼無以護關無關無以護遼西以護神臯予細柳天下之議復遼以守關頃以薊人不戒虜從西薊惛惛乎關之不守而得與文武將吏憑關則武寧之功不獨在牛燕薊之年而更在牛之憑燕薊爲守當

帝卽位之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
明年冬申河山帶礪之誓賜鐵券授開國輔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元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
書右丞相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子
孫世世承襲後追封中山王謚武寧嗚呼武寧
之烈與高皇帝所以酬武寧盛矣予讀武寧
券辭嘉大將軍之功以唐漢名將雖得中原四
未盡賓服言大將軍自起兵以來爲首將十
有六年廓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

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嗚呼一元以天下之力不能抗武寧而今以天下之力豈不能殲一元所殄滅之遺而爲武寧唱處武寧以百戰之餘略規畫守計令千百世不可移而今循武寧之計踐踐思不可守而何以戰凡我文武將吏瞻廟貌企想英風豈其念高皇帝百戰之天下又嘗今皇帝中興之年曾不爲天下決一戰而踐踐于守更踐踐于不能守其何以護此關以護神臯嗚呼以武寧

之烈 高皇帝嘉其班師星馳而飭以高危滿
溢後人功未一班而賞同懋寧不讀武寧金書
而心悸予以 哲皇帝二年視師山海以五年
予告以 今皇帝二年再視師每率文武將吏
俯仰高深輒披大烈而歎曰將之聖也判山海
沈承源副將軍葉時新等重修公顯功祠予題
其坊曰河山大烈蓋高爲仰止深爲向若凡我
文武將吏仰瞻日月俯履河山日遊文章禮樂
之中寧獨以祠報武寧云

孫男之滂編次

卷十八終